**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 2019.5.6**

**［一、从形而上学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

从形而上学批判推广到一个更大的视野中，讨论意识形态批判的问题。

形而上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有何区别与联系？形而上学，在马克思那里，指的就是一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为整个世界找到一个确定性的根据，这个确定性的根据就叫本体。这样一种本体作为整个世界赖以建构的根本性根据就成为一个终极的实在，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超越存在去探求一个最后的存在者。在马克思看来，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批判所寻找的终极实在/本体/根据是脱离了人的实践活动范围的，因此具有一种神秘化的色彩。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费尔巴哈的类，都具有这样一种特点。

形而上学的批判还停留在纯粹哲学的内部。相比之下，他所批判的意识形态就不仅仅局限在这样一种形而上学，也不仅仅局限在纯粹哲学的领域。其视野放宽到了**社会意识**：除了包含哲学之外，还包括整个观念性的上层建筑，比如文学、艺术、宗教，尤其是我们关于政治和法律的一些根本性的观点与看法。对这些内容，就称为**意识形态**。这意识形态的范围，就比形而上学要广得多。

此外，形而上学是局限在思想家的头脑中的。而意识形态批判所批判的社会意识，是我们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所都具有的。我们头脑中未经反思的日常观念，也属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与范畴。

与形而上学批判相比，意识形态批判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书名就很有讲究：他不把“德意志意识形态”称为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把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称为“意识形态家”。这里有很强烈的含义：看上去形而上学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但马克思这样去说，其不仅是范围的扩大，而且是**态度的转变**：对于这里的“意识形态”，他完全是以否定的态度去应用的。如果形而上学还可以说是人们对于真理的追求，那么意识形态就只是人头脑中的**虚假的、颠倒的观念**，它遮蔽了我们现实生活本身。这样一种颠倒，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比比皆是。

例如，资本家为996辩护的语言，是“奋斗就是幸福”——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且是颠倒的意识形态。它遮蔽了996作为一种异化的实质。凭什么奋斗就是幸福？因为我要奋斗。这里充满了自发追求的自主状态，但996是一种被迫无奈的加班。这些资本家自始至终都没有搞清楚马克思在*1844*中提出的“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两种劳动状态。他们认为可以导致幸福的劳动是对象化的劳动。马克思说，如果去除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劳动将成为人的第一享受，是为了自身发展和成长的。但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情形下，这种劳动只能是被迫的谋生活动，充满了强制性，毫无幸福可言。这就是意识形态颠倒性的一个作用。

还有一种颠倒我们也随处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定要和工人讲明白一件事情、一个道理：在资本主义看上去合法的关系下面，其实蕴藏着不合法的关系。合法的关系，指的是用劳动换取工资、工资换取劳动产品的天经地义的公道关系、等价交换。但马克思说，这样一个等价交换背后隐藏着不等价的剥削关系，其之所以是不等价的，以后还会专门讨论。总之马克思强调，工资换劳动的等价交换背后隐藏一个剥削的（即非等价交换）的权力关系。但大家却往往看不见这样一种剥削，而只看见那个等价交换。这个等价交换，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起到了为剥削做合法论证的作用，使你不知不觉地认为“等价交换天经地义”。

资本主义的家庭（中国今天的家庭中也存在这种情况）中，明明男女双方因为爱情自愿结成婚姻，但为什么家务活女性来干？女同志“丧偶式带娃”，既要在外面工作，也要回家做家务，这种事情在表面上居然被我们说成是理直气壮的，享受很多意识形态上的合法论证，所谓女主内男主外啦，传统美德啦。你们既要打工（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对你们的尊重）又要做家务天经地义，男人把钱交给老婆了你还要他怎么样？

所以，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对此进行辩护。以致于，大家不知不觉地用这样的观念遮蔽残酷的事实。剥削是占取劳动的无酬劳动，家务活也是一种剥削，是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的。

意识形态具有一种颠倒性。马克思强调，它让一切本末倒置，让不正常的事情变得理所当然、不平等的关系变得道貌岸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也把这种意识形态叫作**虚假意识**。

因此，在《形态》中，马克思完全是在否定的、批判的意义上来运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这就和形而上学不同：形而上学还是有一些褒义的含义，人作为思维的动物，每一个灵魂都有形而上学的冲动，形而上学思考是人的本性，生命遇到困惑和迷茫的时候形而上学的追问是不可遏制和消除的。形而上学某种意义上还根植于人性的nature，但意识形态则完全是人为的构建，是颠倒和虚假的。

“**意识形态**”的英文是ideology。大陆将其翻译成意识形态，其实没有台湾翻译得好。台湾采用音意结合的方法，翻译得尤为准确：**意缔牢结[[1]](#footnote-1)**。意缔牢结这个翻译之所以好，是因为大陆翻译“意识形态”，使得大家关注意识，而不关注形态。台湾人翻译“意缔牢结”，强调的是“形态”的含义，强调：这样一种意识不是我们在头脑中一闪而过的意识，而是经过日常生活实践不断积累强化起来的一种非常稳定的观念形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甚至具有一定的**顽固性**，而且还具有**非批判性**。我们的生活中，最顽强的观念都是未经批判的观念，例如，“你到了四十岁怎么还不结婚？”——为什么人到老了以后一定要结婚呢？这就是“牢结”的观念。因此，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过”，他去和人抬杠，就是想把这种意缔牢结打破掉，从而从意见上升为知识。反过来说，说明了意见在人头脑中的顽固。因此苏格拉底这个人也被雅典的公民所讨厌：城邦的习俗就是“意缔牢结”，你破坏了这样一种稳定性，就是很恐怖的。

强调“意缔牢结”这个翻译，是为了强调，一定不能忽略意识形态作为形态的含义。这个“形态”，首先意味着**顽固性**，其次意味着**未经反思的前批判性**，第三强调其**体系性**（非理性的体系性）：虽然其经不起理性的追问，但却自成一套系统。例如，我们很多人无意识地将自由和平等、自由和民主联系起来，但这三者之间当然是有矛盾的（托克维尔）。第四，其**占据了一定的统治地位**。

**［二、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定向：**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了的存在，而存在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展开的所有依据都源于《形态》中的这句话：“**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了的存在，而存在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这句话看上去平淡无奇但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就在于强调了意识的本质无非是存在被意识了的状态，也就是说意识最后要被归结为存在，意识的根源和发生都要从存在中去寻求。马克思表述了这样一个观念：存在是意识的基础，相比意识，存在具有优先地位。

需要注意，这个“存在”，不是指物质的存在，而是**实践活动**——即**人们的生活过程**。传统马哲教科书经常将意识和物质对应，说意识是物质的反映、产物，但马克思很明显在这里讲的不是物质而是现实生活过程。

那么，为什么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分为三个方面：

**1. 意识的内容**

意识的内容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举个例子：汉语相对欧洲语言，对家庭成员的称谓体系十分复杂。

这里就讲出了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矛盾**：意识形态从其内容上来讲，是**特定的内容**；但是，其采用的形式却是**普遍性的形式**。这就是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欺骗性的一个重要根源。例如，马克思专门分析了自由、平等和所有权的概念：平等指“买卖双方均作为商品的拥有者情况下的等价交换”，而自由则是“我们都拥有对自己所有物的支配权”。马克思都是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来讲自由平等的真实含义，这就是其“特定内容”。马云和码农是平等的：工资购买劳动力商品，每个人只是在商品所有者上面平等。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平等，才能构建契约；没有这样的平等，就是奴隶制度的体现。

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了**自由工人**的概念：这并不是共产主义阶段出现的东西，而就是摆脱了封建和奴隶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关系，可以自由支配自身能力的工人。马克思说，自由工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前提性条件。但是，马克思接着说，自由工人的自由，是“自由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以致于只能自由自觉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为资本主义出现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劳动者不占有任何劳动资料，因此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学五门口修自行车的只是小商贩，因为他还拥有一个修车摊、修车工具。如果他连这些生产资料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双手，就只能被迫到修理厂打工，这就是雇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占有任何的生产资料。这样的一种状况，在我们看来不自由，但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完全是自由的。工人当然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

劳资双方的平等，是因为大家都是商品的拥有者：工人把劳动能力商品化，而且拥有对自己劳动商品的支配权，愿意卖就卖。自由主义对马克思的批评，就是“工人愿意出卖劳动力，这是他的自由，你管得住吗？”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讲授中还会讨论。总之，马克思眼中的自由、平等、所有权都是在商品交换条件下有特定内涵的概念。然而，我们将其看成普遍性的形式，这就遮蔽了其特定的内容，从而使得意识形态具有欺骗性。看到这些大词的普遍性一面，忽略了其特定的内容，即便这些内容有不自由不平等的地方，也被普遍性的形式合法化了，这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矛盾。

**2. 意识的限度**

也是由社会存在来决定的。对意识形态的问题来说，人们意识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意识不到什么”，这才是真正的东西。这就被后来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称为“**症候阅读法**”。“症候阅读法”讲“**视差**”：马克思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把握有一个视差，一个人看到这一方面，另一群人看到另一方面。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看到一台机器，会说这是“生产资料”；黑格尔说这是人手的延长、绝对精神的外化、劳动能力的体现；马克思看到会说这是固定资本，是用来剥削工人劳动力的。同样一台机器，作出不同理解，就是视差。阿尔都塞的问题意识在于，为何马克思能看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不到的东西？某种程度上，盲区比看得到的光明之处更重要。这也是弗洛伊德的精到之处：潜意识/无意识可能比意识更加真实。

意识的限度，也是由现实生活的过程决定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亚里士多德“距离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只有一步之遥”。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等式：**5张床＝1间房**。在亚里士多德处，有商品的交换。亚里士多德说，5张床和1间房在感觉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但它们可以交换，就说明背后一定有一个共同者保障了两者的可交换性。这种共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亚里士多德没有讲，所以亚里士多德距离劳动价值论只有一步之遥。劳动价值论的解释是说，5张床和1间房背后凝结的人类抽象劳动是一样的，这两者的可交换性/共通性在于**人的劳动**。

那么马克思就发问：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看不到“劳动”？——那是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劳动没有被普遍化，只是奴隶的活计。在亚里士多德处，他无法意识到所有人都要劳动、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劳动因此是同等意义的劳动。因为亚里士多德所处的社会是以自由民和奴隶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一般人类劳动具有的等同意义只有在平等的概念成为国民牢固的成见中才能体现出来……”亚里士多德已经注意到这个等式，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希腊社会建立在自由民和奴隶的对立基础之上，在这个基础上劳动不可能是人普遍的行为，具有普遍等同的意义。这便是意识的限度。

马克思用这样一个案例告诉我们：**社会存在永远在社会意识的外部**，社会意识永远无法穷尽社会存在。黑格尔认为，社会意识一定能覆盖整个社会存在，但马克思反其道而行之，说明总有一些社会存在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无法覆盖住的，因为意识有其限度。

马克思同时也分析了希腊的艺术。马克思在《1857—1858手稿导言》最后一部分分析了希腊艺术的问题，因为这是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的一个根本挑战：如果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现代艺术的价值理应比古典艺术更高？但是，只要是一个审美正常的人，都会明白，古希腊/古典艺术的价值要远远高于现代的艺术。所以马克思意味深长地对希腊艺术的社会意识进行了分析，指出：希腊艺术的发展同它的社会发展的一般形式是协调的。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MEA8 p35ff）。武库，是说希腊艺术的来源是对希腊神话的再加工，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的素材。然而，马克思还要强调土壤：没有希腊神话就没有希腊艺术的源泉。“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键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在哪里？”希腊神话来源于人对自然的无法操纵：这就是人之外的自然，就是人之外的神。对于再厉害的英雄伟人，这都构成限制，这就是希腊悲剧的根源。命运就是与自然抗争并不得不被自然收拾，因此整个希腊艺术的前提是人对自然无法完全支配和服从。而到了现代社会，我们的人已经能够操纵自然。因此，注定产生不了希腊艺术这样伟大的古典形式：我们对自然不再抱有敬畏的、神秘的一种态度。

希腊艺术如此，中国的古典艺术也如此。阿伦特说，阿波罗登月是人类的一个灾难，因为“人类将以主体的形式君临整个宇宙之间”，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堕落。没有了对于浩瀚宇宙的敬畏之心。

所以马克思说，“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或母胎。”“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我们也可以问，蒙古长调能够同手机并存吗？

科技的发展和艺术的堕落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为何现在人唱戏唱的不好？老先生的回答很朴素：挨饿饿出来的。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从而艺术也就堕落了。

从这样一种希腊艺术来看，社会存在的确是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且是在决定这种意识的限度。

更深刻的一个问题来了：马克思说，“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以前，他们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不可企及的高度，仍然让现代人感受震撼和美。这就是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挑战。那么，马克思如何解答这个问题？

他说：“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这就是马克思的回答：他把希腊艺术看成人类的童年时代。但是，它是最纯真的，以致于人类成长成成年人之后，仍然为之羡慕、向往、赞叹。这就是为何人类童年时代的希腊艺术和史诗仍然可以为我们带来震撼。

马克思所讲的这段话，意思在于：希腊艺术和史诗之所以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享受，不仅有他们本身的美学价值使然，而且也有其特定的社会条件。人们再也回不到那个纯真的童年时代，于是也只能缅怀哀叹古典艺术的美感在当代艺术中一去不返。古典艺术的美感恰恰在现代社会形成一种新的宗教。越是现代社会，越是能感受到古典艺术之美震撼人心的地方。

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难理解：所有的怀旧都源于对现实的不满。白先勇的《牡丹亭》在北大演得非常火，不是因为北大的人欣赏水平高，而是因为现在人恋爱节奏太快，因此看慢节奏的恋爱有美感。中国人之所以喜欢看韩剧——韩剧用黑格尔的话来讲是“恶的无限”，来回倒腾弄不出新的东西，男一男二女一女二不断排列组合，但它节奏确实是慢，在慢节奏中把恋爱的细节与味道体现出来。

又比如纪念五四一百周年，我们很多人都不关心那个年代中国的老百姓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水平，只是关注那些大师是多么辉煌，只是觉得民国的年代优雅、大师辈出，这当然是因为现代社会的粗鄙不堪。对于过去的怀念，就是源于对于今天文化贫瘠、学者猥琐、生活粗鄙的不满。

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个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孔乙己、祥林嫂、阿Q这些人被我们选择性地忽视掉了。《往事并不如烟》（已停止出版）中讲的都是建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们家生活条件多么优越，对此还觉得自己生活状态下降很多，共产党不尊重知识分子。但当时的很多老百姓其实本来就根本无法享受民主人士们优渥的生活条件。

怀旧就源于对现实的不满。马克思所说，人类在成年时代之所以会怀念希腊童年时代的艺术、诗歌，这件事情的根源，仍然在于现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通过希腊艺术这件事告诉我们，“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了的存在”这一命题，仍然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定向。人们的思想观念仍然是受到现实生活过程的制约。

**3. 意识的建构**

也是被社会存在所规定的。我们从前一讲到认识论的时候，都会说“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好像意识完全被动。但意识其实并不完全被动反映，而是也有主动性，有建构的一面。意识如何被建构起来，就是马克思所要分析的。

意识的建构，也是社会生活的过程，并不是人纯粹在头脑中幻想出来的。举一个例子：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专门用了一节讨论**拜物教**的问题：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拜物教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物化思维**。只看到商品作为一种物的呈现，而没有看到商品背后所体现、表征的社会关系。资本拜物教，把资本理解成物而不把它理解成社会关系，资本换取工人劳动就变成了以物易物的交换关系，而看不到资本的社会关系＝隐含的剥削关系。只看到物质形态，而不看到这些东西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就是拜物教的体现。

那么，我们为何会形成商品拜物教的这样一种物化思维？

“拜物教”也是一种很古老的人类意识形态，古典时期就已经存在，比如图腾崇拜之类。但那时候的拜物是对自然的崇拜，是基于自然力无法为人所支配的前提。现代社会，人已经可以支配自然，为何还会产生拜物教的形态，甚至产生“**物能生物**”的这样一种幻想？所谓物能生物，就是说丢下一块钱就能获得两块钱，拥有货币/商品就能拥有更多货币/商品，拥有资本就会有更多资本产生。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物化思维，马克思说，是因为现代社会有一个独特的特性，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是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本质的界定。

现代社会中，人当然有独立性，而且是形式上的独立性（自由、民主、平等）。但这种独立性都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商品的交换、货币的往来、资本的连接。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一定要通过物与物的关系才能得到表征。这也就是物化。由于社会现实就是一种物化的现实，因此产生出物化思维/拜物教丝毫不奇怪。

例如，欧亨利/莫泊桑/巴尔扎克的小说，会有一种说法是它们“无情鞭挞了资本主义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撕去了资本主义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也就是社会关系的物化。

这样一种物的关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遮蔽了真实的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拜物教思维的产生、拜物教的建构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意识的建构过程也是通过现世生活所决定的，而不是反映出来的。

为何不是“反映”呢？——反映/映射解释不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会有颠倒的反映？”如果严格按照反映来看，就不会存在意识形态了。如果按照反映论的观点，剥削关系就有对剥削的意识，这就解释不了歪曲/颠倒/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问题”。

因此，马克思不是说意识的反映，而是说意识的建构源于现实生活的现实。《形态》：“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MEA1 p525）这样一种幻想，也是生活过程建构出来的。

马克思通过意识被社会存在所决定这条，具体来讲意识的内容、限度和建构，其所具有的意义为何？**他之所以讲意识的内容，是为了凸显普遍形式和特定内容的矛盾；之所以讲意识到限度，是为了批驳“意识形态没有历史”的观点**——意识是不知道自己的限度的，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才能看到意识的限度，亚里士多德本人是无法意识到他为何不能发展出劳动价值论的。意识自认为自己没有限度，所以认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最典型的是各类自然权利和自然状态学说。在这方面，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判断：人类社会只有“人为的”和“自然的”两种状态，奴隶/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是自然的，意味着它是完全自发的：人都要劳动，劳动之后都要交换，交换就需要遵从价值规律和市场法则（“看不见的手”），一切基于自发的状态形成，因此是前定和谐·自然状态·超越历史的一种永恒状态。这就是“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就是没有看到意识的限度，尤其是意识的历史限度的结果。

**马克思讲意识的建构也是由现实社会的过程决定的，则是为了凸显“唯一问题”**。在《形态》中，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离唯物主义还有一步之遥。宗教是幻想，是都知道的。但人们是如何把幻想塞入头脑，以致于人们指鹿为马、认假为真，这是马克思所关注的，这也是通向唯物主义的道路，是唯一的问题。

**［三、取消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外观］**

马克思之所以强调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是为了取消意识形态的的独立性外观。黑格尔为认识加上了意识的棱镜；青年黑格尔派认为，所有的行动都是思想的启蒙，由于观念在统治世界，因此要想改变世界首先就要改变头脑。马克思说，这样的幻想，都是为意识形态加上了独立性的外观，让意识变成独立王国。

马克思要强调，意识不是独立、自主、外在于现世生活的。

取消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外观，有两个含义：

**1. 独立自足的观念世界 → 社会机体中的观念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不再是独立自足的观念世界，就变成了社会机体中的观念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有两种：观念形态/政治法律制度框架。用上层建筑这么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就表明意识形态不再是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独立王国，而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要在社会有机体生存发展实践的过程中审视意识形态，而非用意识形态审视社会存在。这样一个转变，就使得考察意识形态的坐标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移出意识的内部，回到现实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的外部，即存在中，反思和批判意识形态。从此，意识形态就变成了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取消意识形态的独立外观和前几节课所讲的走出意识内在性是同一个含义。

取消意识形态独立性外观，除了不再把意识形态看成是独立自足的观念世界之外，还有何种含义？所谓独立自足，就是说意识形态可以自成一体不依赖于外部世界存在。马克思则是强调，它和外部世界有依赖的关系。强调这一点，就是为了推出第二点：

**2. 意识形态不只是意识形态 → 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

费尔巴哈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上帝的信仰对他来说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因此他要兴起人的宗教来克服对上帝的无原则存在。这是用一种幻想代替另一种幻想。马克思则不满足于停留于此，而是要找到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关于宗教世界的幻想，一定要从自我内在矛盾和自我分裂中去找原因，这才是真正取消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外观。

我们已经理解了马克思取消意识形态独立型外观的含义，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取消它的独立型外观，我们如何去理解？之所以我们要强调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是为了取消意识形态独立型外观，是要强调：过去我们所讨论的“意识形态是真是假是对是错”都无济于事，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意识形态即使是假的/错的，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过去讲到意识形态，我们一直以为这是虚假观念，而只要有了正确的观念就能排除虚假的观念，但这样的理解其实和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没什么区别，也只是把幻想当成幻想来处理，没有考虑到其根源，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唯一问题”：人们如何把幻想塞进自己的头脑。

因此，马克思不是否定意识形态的功能或社会地位，而是强调，它并不自足，而是对社会存在有本质上的依赖性。因此，考察意识形态的方法，就是从社会根源去考察。例如，马克思对希腊艺术的分析，并不是分析艺术作品，而是分析其社会前提、分析其美感如何因为现代社会的怀旧所导致。马克思把这些分析都放在社会存在中考察，不是就美论美，而是放在社会当中。这是马克思整个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定向。

**［四、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外观何以产生］**

意识形态本来是社会中的一个观念领域，但却被放大成一个独立王国/社会根源。这个意识形态独立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由现实生活过程/社会存在发展使然的。这是为何？——需要阅读《形态》。

**第12周讨论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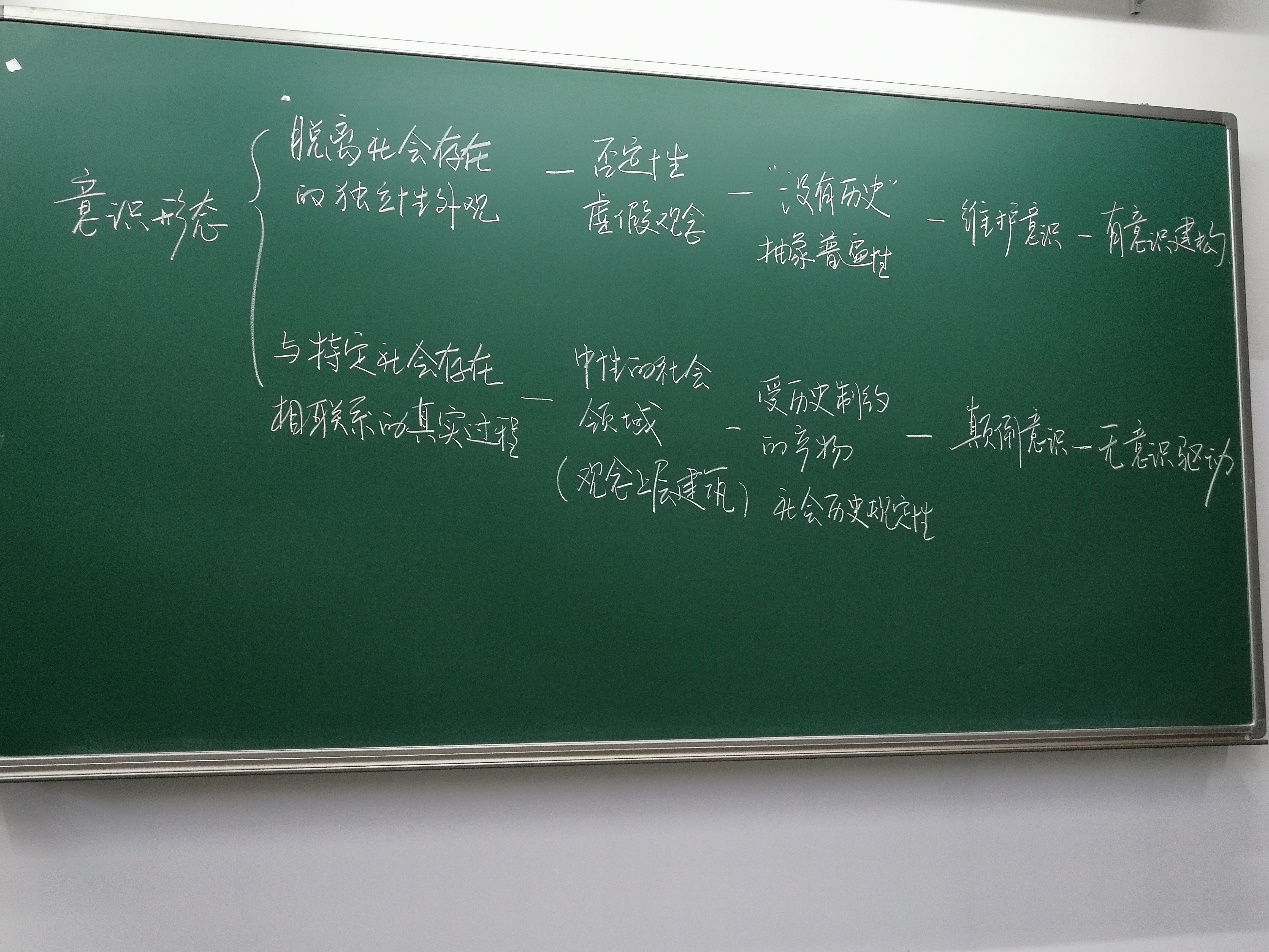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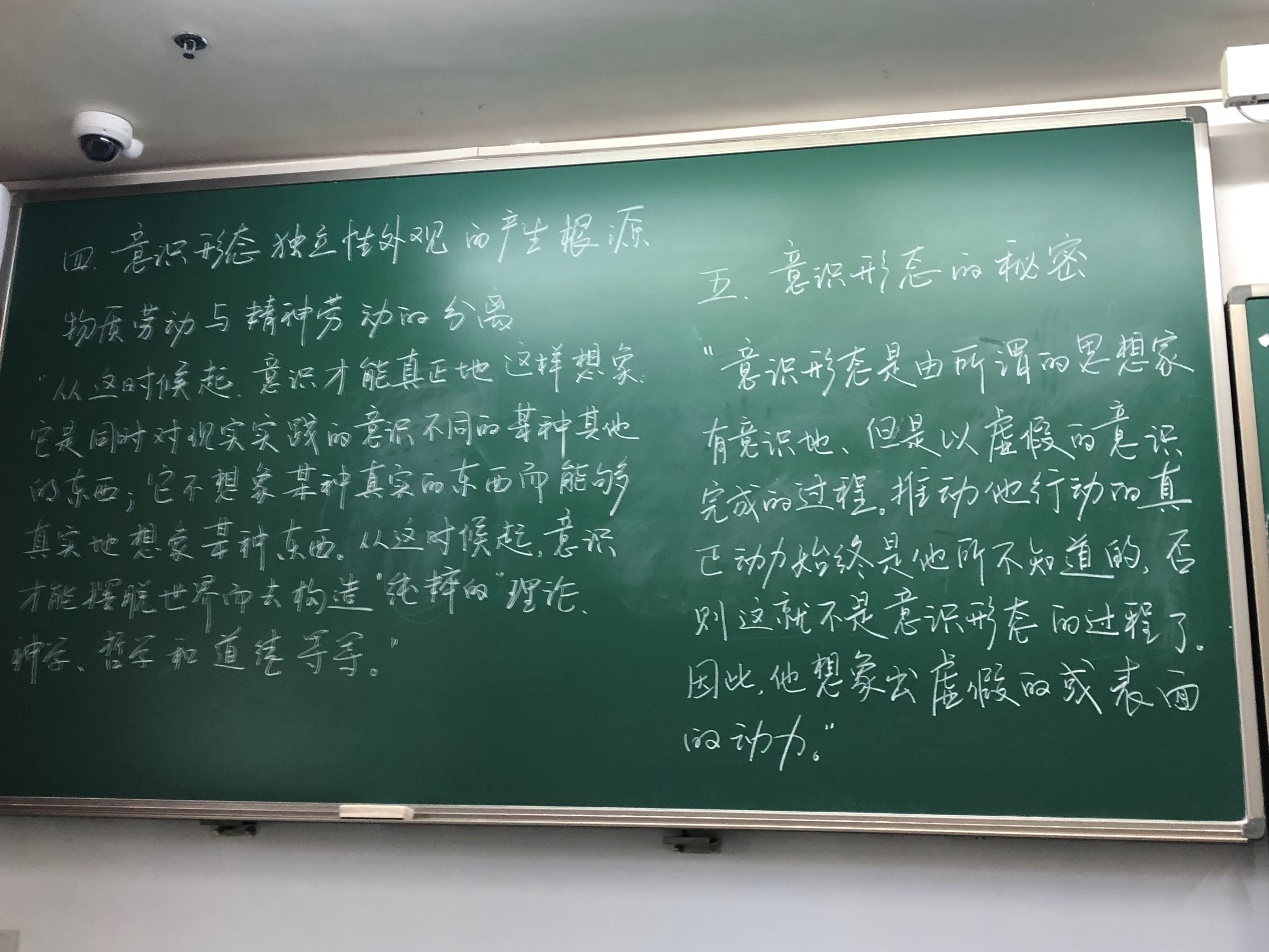
**1. 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外观如何产生**？《形态》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解释？这样的解释你是否认同？

**2.** 在《形态》中马克思分析了“虚假意识”和“统治意识”（i.e.“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两种意识形态。**马克思在《形态》中如何批判“统治意识”**？

**3.** 马克思在《形态》中讨论的“虚假意识”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那么，**意识形态到底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如果说是虚假的/真实的，是在何种意义上？

其中一道题是期末考试必考的题目。

**意识形态2 2019.5.13**



《形态》：“所谓意识，无非是被意识了的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把社会意识纳入社会存在的语境中来把握和考察。这种把握和考察，其目的就是为了破除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外观。

所谓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外观，就是说把意识形态视为是把握世界的唯一一种方式，通过一个纯粹独立的、高度自足的、充满自律性的意识形态观念领域，来把握现实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这样一个独立性外观，使得意识形态脱离了社会存在、脱离了历史境遇、脱离了现实世界，成为一种独立王国。因此，意识形态就成为我们把握现实世界的理论棱镜。思想家戴着意识形态的眼镜去看现实。马克思的目的，就是摘掉这副眼镜——把社会意识导入社会存在，破除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外观。

**［四、意识形态独立性外观的产生根源］**

意识形态独立性的外观是怎么产生的？

按照《形态》的理论，是由**分工**产生。马克思在《形态》中所讲的分工，有两个层面：

**1. 劳动分工（技术分工）**：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施展，彼此协作，组织化，每个人在岗位上完成自己的一部分职责。斯密在《国富论》所提到的，也主要是这个层面的分工，是生产领域的分工，也可以称为“小分工”。

**2. 社会分工**：大分工。其实是社会领域的不断分化。不是局限生产领域。例如，社会分离出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例如，出现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离（脑体差别）（劳动分工则是局限在物质劳动领域的）。

在《形态》中，马克思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之后，进一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分离，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样一种分工显然已经超出了物质劳动领域，所以是“社会分工”，指的是社会领域、社会结构不断精细化多元化的发展。

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现代社会是从**领域合一走向领域分离**。传统社会中，所有的领域都是交织在一起的[[2]](#footnote-2)。现代社会，则是打破领域合一状态，进入领域分离的状态。分离的标志就在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化。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二者靠社会契约来维系。

这样一种社会分工程度的提高、领域的分离，就是现代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在市民社会的领域中进一步分化成了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官僚就只能是官僚，行政系统就只能是行政系统，其身份是不能随意转换了。这就确立起西方社会结构的相对规范性。这样一种领域分离，就是社会分工。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马克思所讲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独立性外观产生的根源，就是**社会分工**，具体而言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由于这样一种分离，马克思说，“**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正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正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开始和现实实践相对立，和现实实践是一种反思性的关系——我要把现实实践看成意识的对象，即**对象化**的过程，即分离的过程。分工之后，意识把现实实践作为反思对象，就与现实实践不同：“理论脱离实践”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这句话需要好好体会。前半句是说，我真的能够把握这个对象，能让自己的意识无限接近于存在本身。这点康德已经给出了论证：只要意识和事物产生了对象性反思性的关系，那你就只能认识到这个事物的表象而不能把握其本身——这就是理性的限度。但是，意识形态家/哲学家/黑格尔这样的人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思想一定能把握真实事物。马克思说，黑格尔这样自以为能够通过思想/概念/意识把握整个现实世界，是在“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这样，**意识关注的重点**发生了转移：转移到“我的认识本身是不是独立自足的”，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独立性。黑格尔更关注认识活动本身是否是真实的，不再关注认识对象是否真实存在了。）**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为什么意识形态家会让一切东西本末倒置？——这是由于职业的发展。职业让分工独立化，因此“职业由于分工而独立化；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手艺**是真的。他们之所以必然产生关于自己的手艺和现实相联系的错觉，是手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586）意识形态家也是一种分工下的职业。职业的分工，就使得每一个职业群体都认为自己的手艺是真实存在着的。比如，“关系在法学、政治学中——在意识中——成为概念；因为他们没有超越这些关系，所以这些关系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也成为固定概念。例如，法官运用法典，因此法官认为，立法是真正的积极的推动者。”法官认为这个是真的，就真的会相信法是调节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的至高无上的规则，这里面就最容易产生出法条主义者，用条文的规定性衡量一切现实的存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法条主义者所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这些法律如何产生，其规范性基于什么样的前提？法律表征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所以在法律面前，我们首先要追问，它是不是真的符合了这种社会关系——但法条主义者认为，这个是普遍的，是不需要去问的，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旦发现他们的法律和现实的不公正形成冲突，这些法条主义者就会陷入极大痛苦[[3]](#footnote-3)。

意识形态之所以有独立性的外观，所有法律工作者都认为法律放之四海而皆准，是因为他们运用法典的手艺是真的，不会前提性地反思社会关系是否合理。这样的事情在当前中国社会比比皆是[[4]](#footnote-4)。意识形态家以意识把握世界，就理所当然地把意识当成了真实的活动，这就是意识形态独立性外观的产生。

所以，马克思讲意识形态独立性外观，就是来源于分工：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意识形态家是独立性职业群体—意识形态产生独立性外观。

因此，“意识形态是一个自足的独立王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幻觉。打破这个幻觉，就要进入到分工、进入到社会存在去分析把握这个幻觉如何出现。因此，揭穿意识形态幻象的唯一方法，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回到社会存在**——在社会存在语境中揭示幻象的存在根源。这样的思想在马克思处比比皆是。

**［五、意识形态的秘密］**

那么，是不是只有马克思一个人想到要把社会意识导入社会存在？为什么意识形态家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涉及**意识形态的秘密**。

从表面上看，意识形态是一个有意识的建构，是黑格尔之类哲学家通过强悍的思维、理性推论出来的。但另外一部分，它也是无意识的：这种分工、领域分化、独立性产生根源，它是没有考察的。因此，意识形态的秘密，就在于**在无意识的驱动下进行有意识的建构**。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傻小子的单相思”。意识形态的虚假，是在于其没有对无意识的区域进行前提性的反思。就像深渊一样：如果无意识的东西被看清楚了，那这个东西就不是意识形态了。

恩格斯1893.7.14给梅林写的信里面说：“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恩格斯致弗·梅林》）意识形态在形式上是有意识建立的，但驱动之的根源是来自思想家本身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无意识领域/维度。这个无意识的维度，被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继承：做梦是有意识的，但梦境本身是无意识驱动的。后来精神分析学派的拉康、齐泽克，就强调了意识和无意识的矛盾张力，这个就是现代精神病的来源。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我消费，我存在”，准确地说，“我消费，我爽”——在消费中感受到/体现出自己的个性。这个“消费”的演变发展趋势，就是从原来同质化、规模化的消费，慢慢变成差异化、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

**1.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 马克思**

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在马克思的年代，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其问题是非理性状态：资本家的生产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工人的消费能力越来越低下，必然会出现生产过剩。倒牛奶的案例，就是体现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典危机的图景。

**2. 组织化资本主义　福特**

资本家也不傻：资本家化解生产过剩的方式是提高工人的消费/生活水平。福特意识到：如果工人买不起汽车，那么生产必然过剩，厂家必然倒闭。提高工人消费水平的方式，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福特制的生产方式改革，引入流水线，每一个工人在这个流水线的环节里井然有序地合作。进一步规模化、组织化的劳动分工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更具有组织性。这时候，就是**组织化资本主义**的产生。在组织化资本主义当中，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就获得了大量的自由时间。同样生产100辆汽车，工人可以提前下班。工人的自由时间，就可以消费。然后，提高工人的工资。工人的工资最终要靠充分保证就业来提高——凯恩斯主义的出场，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国家来创造需求、保证就业。在美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胡佛大坝），使得工人有其工资收入，随着资本主义财富不断积聚上升，工人变成了贵族。这就产生出美国的一批蓝领中产阶级——白人选民的中坚力量，也是特朗普的主要标的（过去很有钱，现在衰落了）。

卢卡奇慌了：无产阶级有钱了变成中产阶级了，革命意识就没了。这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开始的总问题。福特制通过改革进入到组织化资本主义，增加了工人消费时间/水平，就创造了一种神话——他要把这样一个经济循环循环起来，就要保证汽车能卖得掉。因此从福特开始，汽车对美国人来说就不再是奢侈品，而是标配的生活必需品。

这样一种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确克服了马克思时期的生产过程，通过国家需求的凯恩斯主义刺激化解。但是，生产过剩的本质性矛盾仍然存在。

那么，当汽车已经家家都有了，汽车卖不掉了，消费动力又在哪呢？

**3. 弹性生产资本主义**

强调生产的弹性。比如，自由主义者弹性上班。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使得人不再需要固定在物理空间里进行连接，而是可以在各自的地方完成协作。协作本质没有丧失但方式发生了变化，物理的空间得到了解放，这就是弹性生产。这样一种生产的弹性化也要有一个消费的动力——消费从规模化走向差异化，更加强调个性。我们中国社会就经历了一个过程。父母一辈结婚的标配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录音机（三转一响），所有人都一样。毛脚女婿去看老丈人，要带一把冲锋枪（金华火腿）、两瓶手榴弹（高级白酒）、两百发子弹（高级香烟）。这是消费的规模化。现在则是消费的个性化/差异化，于是不追求“名牌”，转而追求“限量版”：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精。“限量版”之后，追求“定制版”。

这种消费的个性化和差异化也一定需要意识形态的配套。“美国梦”—福特汽车，这是一个配套。个性在消费的差异中得以确立，这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配套：“消费显示了你与众不同的个性，显示了你的品味”。在这个意义上，主体性哲学就沦为了一种意识形态。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说，存在主义并不消极、并不悲观，它要求人不断超越你所是的这样一种状态。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如何表现自己的生命。（马克思《形态》：人的本质不是given，而是通过生活方式显现出来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不断超越其所是的状态，这就叫成长。但是，萨特又说，这种超越是未知的，人要超越，就需要有勇气/决断，独立承担超越的代价。这就是存在主义的根源。

这个“鸡汤”很漂亮，但阿尔都塞嗤之以鼻：当萨特这么说的时候，这种自身主体性/超越，恰恰是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行为，你觉得你在消费中彰显了自己的个性/主体性，但这是意识形态的幻象，其实你在给资本家数钱。资本家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主体、意识形态机制，让你的消费行为成为一个资本内在环节。所以表面上你是独立的，但你在消费中处于欲望的奴隶地位。后来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批判、鲍曼对于新穷人的揭示都是基于这个前提。

阿尔都塞：**“主体是被召唤出来的意识形态”**。这种东西背后隐含了对消费社会的无意识状态，然后你就沦为了整个资本消费逻辑中的一个内在环节。

从表面上来看，意识形态都是诉诸有意识的建构，但它的虚假性，在于它是基于无意识的驱动，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秘密，也是意识形态最大的悖论。

**## 意识形态的两层：**

**虚假：脱离社会存在的独立性外观—否定性虚假观念—“没有历史”的抽象普遍性—维护意识—有意识建构。**

**真实：与特定社会存在相联系的真实过程[[5]](#footnote-5)—中性的社会领域[[6]](#footnote-6)（观念上层建筑）—受历史之约的产物（社会历史规定性）—颠倒意识[[7]](#footnote-7)—无意识驱动。**

表面上看，意识形态家是意识形态的建构者，实际上则是它的代言人。**无意识驱动下的有意识建构**，这是意识形态的秘密所在。

读《1857—1858经济学手稿》（MEXXX—XXI）导言。其中，马克思批评了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有一个“自然状态理论”，这是它为了论证现有秩序采取的理论假设，是一种思想实验，反证“没有政治社会/利维坦人将会生活在什么样一种情境当中”。因此，自然状态就是自由主义用来论证政治社会现有秩序的“辅助线”。不同的自由主义者有不同的自然状态学说，其中，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然状态学说就来源于洛克。洛克假定了一种自然状态，在其中每一个孤立的个体都在从事具有一般性的劳动。斯密《国富论》也是从这里出发，发展出劳动价值论。因此，他们想象出一个“鲁滨逊的神话”：劳动—交换—市场—社会—契约—政治社会。

那么我们来考察这个自然状态：马克思认为，构成这个自然状态有两个要素：**个体**和**劳动一般**。这两者都是历史的产物，是现代社会才有的，而不是先于现代社会的自然状态中就有的。原子化的个人—市民社会；劳动一般—劳动分工精细化以致于劳动之间没有质的规定性差别。这些都是现代社会的、历史的产物。自由主义者把这样一种历史的产物当成理论的逻辑前提，这样一种构建就意味着他们对于自然状态如何发展到现代社会、产生出抽象个体和劳动一般的历史过程的无意识。直接从抽象个体/劳动一般建构起整个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这就是“历史的无意识状态”。

除了洛克版本的自然状态，还有霍布斯的版本。英国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根本就不自然，实际上是十七世纪市场秩序的一种反映。“丛林状态”是17世纪市场秩序为原型的。

很多霍布斯研究专家反对麦克弗森：那个时候，连资本家都没出现？麦克弗森就展开了理论的论证：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基于每一个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体、自保的原则。但霍布斯这种从原子化个体自我保存的逻辑出发，麦克弗森认为，是引伸不出战争状态的逻辑的。——洛克的自然状态也是这一点出发的，但没有得出霍布斯式的结论。斯密也是从这一点出发，但反而认为人会走向协作和交换。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有两个隐含的条件：荣誉（虚荣、攀比）和利益。这两者，恰恰是17世纪市场秩序的产物。因此，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也是一种理论的虚构，它有其历史原型，也是某种历史的产物。我们把历史结果当成前提，由此构建自然状态，构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但构建本身绝对是有意识的。但是，在历史领域他们却陷入了无意识的状态。

*1857-58*导言中，马克思分析这些劳动一般、自然状态都是现代社会产物，不仅是批判自由主义，同时也在批判黑格尔哲学。马克思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抽象的东西变成了某种实际存在的东西。（例如，“劳动一般”是抽象的，但在现在它实际了；“原子化的个人”是抽象的，但它成为实际上的市民社会中的人的写照）抽象的东西变成实际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概念变成了现实。这不正是黑格尔“思想真正客观性”的基础吗？黑格尔“思想的真正客观性”所讲，是说“思想不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且是事物的本身”，意识不是主观的想象而是现实的存在。但黑格尔的哲学，其前提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只有到了现代社会，抽象的东西才能变成实际存在的东西，黑格尔才能说出思想真正的客观性。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幻觉根本都来源于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特征。

黑格尔之所以停留在唯心主义，是因为他直接从“概念变成现实/思想真正客观性”的前提出发，来推导出客观精神、绝对者自我运动之类。他没有追问概念在什么条件下、为什么变成了现实——如果他问了这么个问题，他就是唯物主义者、是马克思的同路人了。原因就在于没有对概念变成现实进行前提性的追问，这一点就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无意识。

马克思在*1857-58*序言中说，破除这种无意识驱动，必须要**对实在主体进行自我批判**。实在主体，就是独立于哲学家头脑之外存在的既定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必须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存在进行前提性的分析，才能破除无意识的幻象。

因此，任何一种哲学，它都存在一个无意识的深渊。对于这个深渊的不断探究，就是对于这一思想前提性的批判。

自由主义者在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他的历史无意识（对社会存在真实历史发展过程的集体无意识）比比皆是。除了自然状态理论之外，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也是一个例子。

**自然｛原初性；自发性｝**

**原初性｛自然状态；自然权利｝**

**自然权利｛等价；正义｝**

**自我所有权**

**1. 劳动渗入**

**2. 自我所有**

自然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先于历史的存在，代表了一种原初性。马克思解构了原初性中的自然状态一面，但似乎对自然权利很棘手。马克思是反对雇佣劳动的：雇佣劳动使得工人只能无条件服从资本家。但自由主义者的论证一开始分成了两个版本：一个认为，工人付出劳动，是和资本家等价地交换。马克思论证了这种等价劳动蕴含不等价的关系。

自然权利的非等价部分，自由主义认为是正义的。

自由主义的根本在于自我所有权（哈耶克、诺奇克等）。洛克一脉自由主义者的最终意图是论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洛克处私有财产是一个自然权利。与很多人的常识违背。很多人认为，私有财产是排他性的权利，需要社会（法庭）的确认；但洛克认为占有私有财产是因为**劳动渗入**原则。这是先于政治社会存在的，政治社会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

那么，凭什么劳动渗入能够论证私有财产？——前提是**自我所有**：我对自己的人生有绝对的支配权。

雇佣劳动这件事情，即使马克思说是非等价的，但诺奇克认为，工人有自我所有权，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但这个东西推到极端会产生悖论，比如性工作者的问题。工人其实也类似。

但马克思看来，自我所有权也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历史的产物。它源自这样一个前提：人和人身的分离。人把自己的人身当成对象性的东西，产生了对人身的意识。所谓自我所有权，是人对人身有支配权。这个支配权（自我所有权）的**前提是人和人身逻辑性分离，产生对象性的意识**。那么问题来了：人为什么会对人身形成对象性意识？这不是天然早就、自然生成的，而恰恰是历史的产物，因为小农生产方式的终结，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天然结合的形式分离了。劳动力之所以会商品化，不是说劳动力“愿意”卖自己，而是劳动力“被逼无奈”卖自己。自己开公司，自己拥有生产资料，是手工业状态。但大工业中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分离，工人自由到一无所有，不占有任何的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垄断了），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人这才对自己的劳动力产生对象性的意识。中国农民进城打工变成农民工，才会意识到自己的人身（劳动力）可以卖钱。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表面上的工资—商品交换掩盖资本剥削的实质，这又是一个历史过程。

**对象化、商品化、资本化**三步，都是历史性的过程。自我所有权也是历史性的产物。如果没有这个反思，就会把自我所有权称为天赋人权，理直气壮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辩护[[8]](#footnote-8)。

自然还有一个自发性的因素：不需要调节，就可以构建一个完美的秩序。《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马克思讲了“梯也尔的童话故事”：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有人穷有人富，因为勤奋的人变成了资本家，懒惰的人给人打工。这里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神话框架：诉诸个人奋斗。所以，卡耐基成功学一定是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告诉你通过个人奋斗就能改变命运，这个在马克思看来就是“梯也尔童话”。马克思的态度，是“呸！”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充满了暴力因素，绝对不是童话的想象。圈地运动使农民一无所有，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成为流浪者，英国政府还不允许他成为流浪者，逼迫你进城打工变成雇佣工人。这是国家暴力机器强制手段完成的，绝对不是个人奋斗完成的。这种**个人奋斗/自发秩序**，也是**历史虚构**，掩盖了**原始积累的暴力因素**。斯密讲，这种自发性在于劳动—富余—交换—市场—看不见的手（价格信号、供求平衡）—社会的前定和谐，这也是一种自发理论/自发秩序。在这个自发秩序中登峰造极的形态是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自私自利的个人利益恰恰能够完成社会的公共利益。

“看不见的手”就成了自发秩序的前提，就成了无意识。那么马克思就问，这个看不见的手是怎么产生的？

马克思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只手是看不见的？或者说，市场机制为什么是看不见的？——这是一个前提性的追问。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判断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与人的社会基础都要通过物与物的关系来表征。物与物的交换是看得见的，但隐藏在物与物交换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看不见。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社会的维度被物与物的交换被遮蔽了。物品交换的世界里，斯密没有看到物的世界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关系。一旦他看到这个社会关系，历史的维度就出场了，历史就不再是无意识，而变成有意识了。如果不去追问看不见的手为什么看不见，那就无法看到无意识的。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经验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在马克思看来，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无意识表达，没有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实在主体进行追问。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

那么，要揭穿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象，就必须进入到对实在主体（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存在）进行前提性的追问，这样才能把无意识的驱动加以纠正，看到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这就要求马克思在意识形态批判之后进一步深入领会我们的社会存在。

1. 鸠摩罗什翻译佛经，发现很多语言无法用汉语直接表述，就把音节拆开，用对应的汉字来表达，比如“菩萨”等，这种方式我们今天还在用。 [↑](#footnote-ref-1)
2. 传统中国社会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士”。他可以和不同的职业结合：侠士、士绅、士大夫……这种结合就完成了政治/社会领域的合一，社会领域并未分化，社会领域的各个职业也没有进一步分化出来，而是混合在一起。因此，士大夫可以进亦忧退亦忧——当官或者成为士绅。这构成了整个中国传统治理体系的支柱。又比如，皇帝追求“君师合一”，在执政同时要作为道德教化的标准。这些都是领域合一的现象。 [↑](#footnote-ref-2)
3. 《悲惨世界》里的沙威警长，发现冉阿让在实质上正义，但法律上是不义的。因此他纠结痛苦最后自杀。《天龙八部》里乔峰之所以会死，也是基于这样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大宋/契丹的认同）。 [↑](#footnote-ref-3)
4. 《婚姻法解释二十三条》：婚姻结合之前一定要把财产分割清楚，严格区分什么是婚前、什么是婚后财产。很多公公婆婆买房的时候一定要写明房子的产权人是谁，甚至要把自己的名字也加进去。这就遭到了社会激烈的争议和讨论：中国社会真实的社会关系和这样一种法律观念之间存在一种冲突，中国传统社会直至今日在财产权的观念上一直是家产制（家庭作为财产单位）而不是个体的。 [↑](#footnote-ref-4)
5. 意识形态再怎么虚假，都是社会存在的必然产物，是真实的日常意识。 [↑](#footnote-ref-5)
6. 意识形态成为中性的社会领域，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有意识形态。 [↑](#footnote-ref-6)
7. 马克思：“意识形态家使一切东西都本末倒置了”。 [↑](#footnote-ref-7)
8. 高中课本里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简直就是泼妇骂街，马克思比这个高明多了。自由主义观念哪怕“再虚假”，也统治了人们的头脑，掌握了群众，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泼妇骂街没用，你要看到它理论的界限和前提，再去批判。 [↑](#footnote-ref-8)